

安徽古籍叢書

龍眠風雅全編

〔清〕潘江輯 彭君華主編

黃山書社

龍眠風雅全編

一

〔清〕潘江輯
彭君華主編

龍眠風雅全編/(清)潘江輯;彭君華等校點
—合肥:黃山書社,2013.11

(安徽古籍叢書第二十五輯/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

ISBN 978-7-5461-3859-6

I. ①龍… II. ①潘…②彭…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
IV. ①I222.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43829 號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立項資助項目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會

龍眠風雅全編

(清)潘 江 輯 彭君華 主編

*

責任編輯 老 鼓 李 媛 李霜琴
胡長春 張曦仲 賈東亮

封面設計 馬 芳

黃山書社出版發行 合肥杏花印務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80×1230 1/32 印張 160.625 字數 3000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61-3859-6

定價 590.00 圓(全十冊)

凡發現本書有印刷、裝訂錯誤,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安徽古籍叢書

黃山書社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

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限，內容以文、史、哲為主，分類成輯。尤其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

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

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儘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

三、先秦、兩漢著作及語言、文字之類，皆用繁體字，其餘則酌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

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貲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前言

龍眠風雅全編包含龍眠風雅（以下簡稱初編）和龍眠風雅續集（以下簡稱續集）兩種，均爲明末清初安徽桐城人潘江所輯。爲免淆亂計，整理本書名冠以『全編』二字。初編六十四卷，續集二十七卷附卷末潘江本人詩作共二十八卷。『龍眠』是借其境內龍眠山以代桐城邑名，龍眠風雅正編、續集實即甄錄有明一代以訖清初桐城一邑的詩歌選集。

潘江，字蜀藻，一字耐翁，別號木厓。父親潘金芝，明崇禎朝太學生，崇禎十三年去世。母親吳坤元，幼即皈依佛教，工書畫，善弈及音律，有詩作松聲閣前後三集、續集，清康熙間去世，享年八十。潘母守節四十餘年，康熙辛酉（一六八一）獲旌表，建坊於其住宅之左。

木厓先生生當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一六一九）。崇禎二年己巳（一六二九），年十一補博士弟子員。清順治間，奉母命參加科舉考試，八年辛卯（一六五一）、十一年甲午（一六五四）鄉試兩榜均名列前茅，但『詭得復失』。順治丙申（一六五六）始至丁未（一六六七），先後遊歷梁園、徐州、濟寧、毗陵、黃

州等地，拜謁了時任黃州知府的同鄉何應珏等人。康熙己酉（一六六九）遊太學，辛亥（一六七二）赴部授職，曾考授州司馬。康熙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舉鴻博，以母老辭。康熙十九年庚申（一六八〇）、二十一年壬戌（一六八二）兩徵遺逸，皆以病辭。隱居北郭河墅，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一七〇二）辭世，享年八十四。其同鄉時任禮部尚書張英題碑曰『詩人河墅先生之墓』。

木厓先生著述頗豐，而數龍眠風雅初編及續集二種的編刊爲用力最勤。如果從順治五年（一六四八）『有志茲選』算起，至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最終完成續集的刊刻，前後歷時竟長達四十三年之久，耗費了他半輩子光陰。

二

初編的編刊，可謂好事多磨、一波三折。

先是，順治戊子（一六四八）秋，木厓先生與方授首倡編纂龍眠明詩選，『僅掇前代，不列今朝』。網羅放失，獵秘搜遺，得已刻未刊詩稿六十餘種。其間，因忙於應試，時作時停，遷延日久。

時閱一紀，庚子（一六六〇）、辛丑（一六六一）之間，錢澄之和姚文燮慨然共事，又『廣綜已逝，採及時流』。但錢、姚二子在詩編命名取義上發生了較爲嚴重的分歧：姚曰詩傳，盛推昔人著作；錢曰詩存，嚴持一己權衡。事情因而擱置。

合作未成，木厓先生於是獨當重任，準『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的『風雅』之義，寬徵恕

取。在方文、陳式等一千友人的協助下，於康熙十七年戊午（一六七八）春編纂付梓。

續集的編纂，則直接緣於姚文然之子士堅。初編告竣當年，文然去世，士堅編其全集，請序於木厓先生，又擬其詩什求入續集。七年後，士堅子孔欽去世，士堅又郵孔欽詩稿託請。而文然又恰是初編刊刻的捐資首倡者之一。出於不得已，木厓先生於是『遍徵戊午後新逝諸公雅什，匯成巨觀』。同志諸公伸出援手；而蒐討之責，整比散逸，勘正舛譌，則木厓先生諸難孫出力為多。續集的最終完成，距初編的刊布，又恰恰過了一紀，木厓先生已然是七十三歲的老人了。

將前後兩種放在一起加以比較，不難感受到，由於受經費、精力等因素的制約，續集的編刊，包括資料齊備程度和刊印質量均要遜於初編。

三

初編六十四卷共收錄三百九十九人（含方以智為僧後名弘智者）九千零一十一首詩作（聯章體按一章一首計）。續集二十八卷共收錄一百五十四人五千八百六十三首詩作。兩種合計，作者五百五十三人，詩作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四首。

綜觀兩種的編纂特點，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依時為序。

其二，以類相從。具體在同一卷次內部，大致是以人以羣分。

或均有功名，如初編卷十一收錄阮自華、范一謨、姚之蘭、戴耆顯、吳應琦五人，均爲萬曆間人，四個進士，一個舉人。

或志趣訢合，而名位與出處大節亦復相埒者，如初編卷十八之葉燦與方大任。

或同門同學又詩品相近者，如初編卷二十五之汪國士與吳國琦。

或皆才氣縱橫、慷慨磊落之士，如初編卷三十九之吳德操與方其義。

或爲雁行有序、連鑣競賽的兄弟，如初編卷五十二之汪氏、卷六十一之馬氏。

其三，詳近略遠。就卷次所體現的時間性看，姑且不論續集全爲由明人清戊午（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後新逝諸公，即就初編來說，有明近三百年，從萬曆時期直到清代康熙初年的這一百年間，從卷七便開始，已達五十八卷之多，占到六十四卷的九成以上，詩作比例亦與同步。其卷二十二始爲崇禎一朝，竟達四十三卷，一朝更占到初編總卷數的近七成，詩作則超過七成。

其四，借詩存人。爲『闡潛德之幽光，表哲人之孝思』，龍眠風雅初編、續集借鑑了錢謙益列朝詩集『借詩以存其人』的做法。統計初編和續集，存詩一首者共達七十八人，在全部五百五十三人中確是一個不小的羣體。

四

爲作者立傳，木厓先生『率採諸國史，副以家乘』，并經過一番認真考證，資料不足者付之闕如，庶

免實行蔑據。較爲完備的小傳一般包括姓名字號、家庭出身、科舉功名、人生大節、個性德行、文藝學術造詣、詩歌創作成就及身後情況。五百五十多個作者小傳，相當集中地展現了有明三百年，尤其是自萬曆以來到清初的一百年中桐城一邑知識分子羣體的衆生相，勾勒出他們的詩歌創作概貌，反映了易代鼎革之際封建社會的現實狀況。

除卻女性、寓公、羽士和衲子共五十人，五百個詩歌作者，有科舉功名者約一百三十人，餘下的則爲普通知識分子，二者比例約爲一比三。

科舉成功者，不乏達官。方佑，天順中官監察御史。錢如京，弘治中曾任御史、督撫，歷戶、刑、兵三部尚書。何如寵，崇禎中以元輔召入。乃至入清後，有仕至刑部尚書的姚文然，兩握文權、遠持簞節的程芳朝。嘉靖間，余珊疏陳『十漸』；天啓中，左光斗清直敢言；均堪稱一代名臣。

科舉失利者，即普通知識分子，他們的表現就頗爲複雜了：

有屢敗屢戰甚或老而彌堅者。方效，嘉靖間鄉試十上不第，號『老舉人』。李正時，萬曆中四十八年凡應鄉試者九，中副車者五，最終仍坎坷不遇。江之漢，萬曆間諸生，十舉不售，順治初猶橐筆旅進。倪士騏，萬曆末諸生，自至少老治博士弟子業汲汲不休，順治末猶逐隊冀一遇。張仲華，康熙丁卯省試不售，作丁卯金陵渡江感懷四首：『雖矢壯心猶未已，那堪白髮願難酬』；『此際北堂還悵望，可知潦倒問歸舟？』十日後竟悲憤而卒。

此路不通，則轉而他求，畢竟生計問題最爲現實，這是大多數科場失利者的選擇。吳紹奇，屢試不售，遨遊至京師，爲人捉刀，譽滿長安。戴時翔，數躋於試，隱居教授。方尊堯，累困鎖院，杜門卻掃，課子若孫。汪崑，困於場屋，遊幕。

改朝換代，尤其使知識分子心靈經歷了一場深哀巨痛，故國之思縈懷難忘，創傷平復需待時日。有志圖恢復、凜然就義者，賦性伉邁、博極羣書、折節好客的孫臨可爲代表。

有祝髮爲僧、悵鬱以終者，方授可爲典型。

有矢不改節，遁入空門，儼然一方大德者，方以智最其代表。

而相當一批人則選擇了退隱：吳道約，入清隱居，號潔庵居士。楊胤昌，改名冒，隱居教授。方思，由原名孔炳改來，別號退谷。方文，入清不試，銳志著述。左國棟，匿影不出，放迹江湖。白瑜，棄官歸隱，絕意仕進。木厓先生最終也是選擇了這條道路。

進入新朝，程芳朝於順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舉進士，廷試一甲第二，對其鄉人來說，無疑是一個莫大的鼓舞。

許來惠，與木厓先生爲莫逆交，崇禎末諸生，壯歲客授爲生，生徒頗衆。康熙乙卯（一六七五）歲貢，丁巳（一六七七）以人貲爲邳州司訓，時已六十二歲。經過十年，七十二歲始遷任瑞安縣丞。五年後致仕。又五年，八十二卒。晚年貧病交加，至遣子人都乞米於老同學大宗伯張英，幸獲升斗以還，用

來償付棺衾諸負。一領青衿，蹭蹬半世，到頭來還是沒能改變窮愁潦倒的現狀。應該說，在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羣體中，許來惠具有相當的典型性。

五

當時桐城詩歌創作之繁榮景象，我們可以通過龍眠風雅全編窺其一斑。

初編、續集的五百五十三個作者，小傳中明確記載有詩集名稱者達二百八十人。而詩作哀然成帙未經整理編次冠名者尚不在少數。如初編卷五十四方兆弼專卷，選詩一百六十八首，而未有集名。初編卷五十八齊繩祖專卷，選詩一百零五首。傳謂繩祖詩多不起草，成輒逸去。子齊賢得遺稿於臯城其父門徒家，木厓先生囑兒子仁樹爲之手錄成帙。初編卷六十一，馬敬思入選一百六十二首，馬孝思一百三十五首，均無集名記載。續集卷十五李雅專卷，傳謂其詩未有刊本，李雅手訂五大帙而爲人竊據，選一百五十四首。又如初編卷四十一方思。木厓先生每致慨於文獻之厄：『吾桐自甲戌（崇禎七年，一六三四）民亂，乙亥（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寇至而後，兵火流離，卷帙委散。』（初編卷二十四程沖然傳）試想，改朝換代的滄桑巨變，文士著述委諸灰燼者又何啻千萬？即如龍眠風雅二種所著錄爲當時已經刊行的詩集，如今又能存在多少？『名山重傳人，不忍沒風雅』（姚文燮），明清桐城先賢詩什賴龍眠風雅二種以存，而不與腐草荒煙共其消沈，誠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也。

桐城自明以來即堪稱文化重鎮，詩歌只是其中的一個門類。而吟詩作賦蔚爲風氣，自有一個濫觴

發源、先河後海的過程。較遠者約可溯至正德年間，余珊詩『沈雄高古，與何、李同時，極爲所推』。齊之鸞『歌行力追少陵，近體直逼初、盛，洵詞壇鉅匠也。朱之蕃稱其遒勁』，列朝詩集人錄三首。馬其昶評齊之鸞曰：『公天才宏麗，桐城文學推公先導。』（桐城耆舊傳第十一）之鸞孫萊名，策名詩并見清御選明詩選。

龍眠風雅初編作專卷者十九人，續集五人，實則尚有若干卷也可看作專卷。如初編卷八吳應賓一百二十五首，吳令則五首爲附錄；初編卷十六姚孫榮三首，方維儀八十首附錄，附庸蔚爲大國；續集卷十張茂稷一百一十七首，節婦孫氏一首附錄。

詩歌成了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斯須或闕，故卷帙繁富。

方大任，曾自序其詩云：『生而有吟癖，未嘗一日廢。』每年必哀成一帙，故其集甚夥。

方拱乾，生平酷好爲詩，雖父子家人被誣出關，亦無一日輟吟詠，故其詩獨富。

吳道約，詩前後成集者亡慮萬首。

方畿，吏迹半詩，交譜亦半詩，匠意鑄詞，超脫凡近，生平詩近萬首。

方兆弼，至晚病瘵，仍以酒客爲醫人，以詩筒代藥碗，逍遙觴詠，卒不少廢。

他如馬之瑛、方文、方以智、姚文然、孫中礎等。木厓先生最後亦以詩人的身份終老丘園。

女性詩人共十七人，明確著錄有詩集者十五人，所謂『皆孤猿寡鵠，自寫其憂傷哀怨之音』（初編卷五十五章有湘傳），守貞與寂寞爲鄰，知書達禮者借詩遣懷，自然不難成就爲詩人，『其境愈苦，其節愈

堅，其詩亦愈工」（初編卷六十二姚鳳儀傳）。

六

有官僚之詩。何如寵詩文春容爾雅，得臺閣體；程芳朝問一興寄，春容溫雅，得殿閣之體。

有理學家詩。趙鈞詩清逸俊爽，譚理而無理障，尤爲當時所難。方學漸闡明理學，桐邑講學之盛，先生爲最，詩歌獨宗盛唐。吳應賓理綜儒釋，詩特其駢枝。

更多的則是文人之詩、詩人之詩。

而重學養、去陳言則成爲很多人的共同追求。

阮自華，學殖該博，爲詩文振奇側古，劇心刻腎，力去陳言。其霧靈集有王世貞、于慎行作序。列朝

詩集入選三十首。

葉燦，於學靡所不窺，尤研究理學，詩歌、古文皆真氣渾淳，自成家數。

方大任，學殖該博，工力深厚，匠意鑄詞，務績底實。

方拱乾，每製一篇必經百慮。手浣花一編，探其壺奧。

汪國士，其詩幽峭昇兀，嘔心琢膂，刊落凡近，不屑屑行墨間。

吳國琦，學該墳簠，援據奧衍，尤湛於經術，詩歌力去陳言，持擇矜慎。

姚康，專精經史，詩賦、古文辭自出爐鞴，不踵前人蹊徑。

吳道凝，胚胎家學，爲詩含咀漢魏，瀾洑三唐，有朱廟清弦之遺。

盛斯唐，博學工文，貫穿史學，曾與錢謙益相唱和。

吳德操，爲詩援據該博，上薄曹、劉，下躡何、李，有牢籠古今之慨。

方以智，更是博極羣書，深識力厚，才大筆老，故能驅使古今，奇正因創各極其致。

陳昉，不得志於文戰，益博覽縱酒自適。喜爲詩，多自撰造，不循常格，亦有昌谷之風。

方在庭，工詩，能另辟蹊徑，自我作古。顧茂倫選入名家，謂爲昌黎再來。

許來惠，長篇大詠，多或千言有奇，少亦百韻不乏，用僻字，壓險韻，詰屈聱牙，與木厓先生的古雅暢達迥異其趣。

方中履作木厓續集序，倡導多讀書，稱道『蜀藻淹通經史，性強記，手未嘗一日釋卷』，『實學虛懷爲不可及』。『故其所作富於庀材，切於使事，曲於寫情，快於遣詞，疾徐縱橫無不如志，信乎其工也』。尤爲激賞木厓先生之長律：『百韻千言，鋪陳排比，氣完而力餘。』

天地翻覆，則直接促成了一些人詩風的掇轉：

陳式，爲詩明豔如花，溫潤如璧，而撫時感事，又多淒清激楚之音。

方其義，國變後詩多愴憤盈之詞。

方授，國變後飄泊江湖間，詩多勞臣怨婦屏營吟望之思，多淒惋不忍卒讀。

方思，甲申後絕意干祿，豪於詩歌，取宋遺民錄爲小傳，人系一詩。